

將將紀序

豫章李材孟誠父



蓋不佞際熙恬得優游鈴閣既成經
武淵源之編蓋有慨於簪紳介冑之
睨所習互相訾而為介冑者懵然不
復省於兵政本原不知此固吾聖人

之能事經籍之緒餘也故為據而拾
之綱而紀之大率除戎束伍合變出
竒凡皆將之事也昔人謂不善將兵
而善將將則所以將將者信有道也
故又為之搜括傳記得所為馭將之
得而可凜失而可鑒者不啻數百餘
事其情態之異鼓鼓舞之殊方亦不
啻數百餘種為之作而歎曰甚哉將
之難為馭也非是亦無由而知將將
之果為多術也然竊有見於御將之
說蓋不講於三代之前將將之云特
有激於三代之後蓋兵民分而後民

始有舍穡事而專力於擊刺馳射豪
勇而為兵者於是始講御兵文武分
而後士乃有外詩書禮樂而專務於
戰勝攻取權奇而為將者於是始言
御將三代之前有是乎征苗者即平

水土者伐菴者即制禮作樂者說禮
樂敦詩書雖及春秋際選將之方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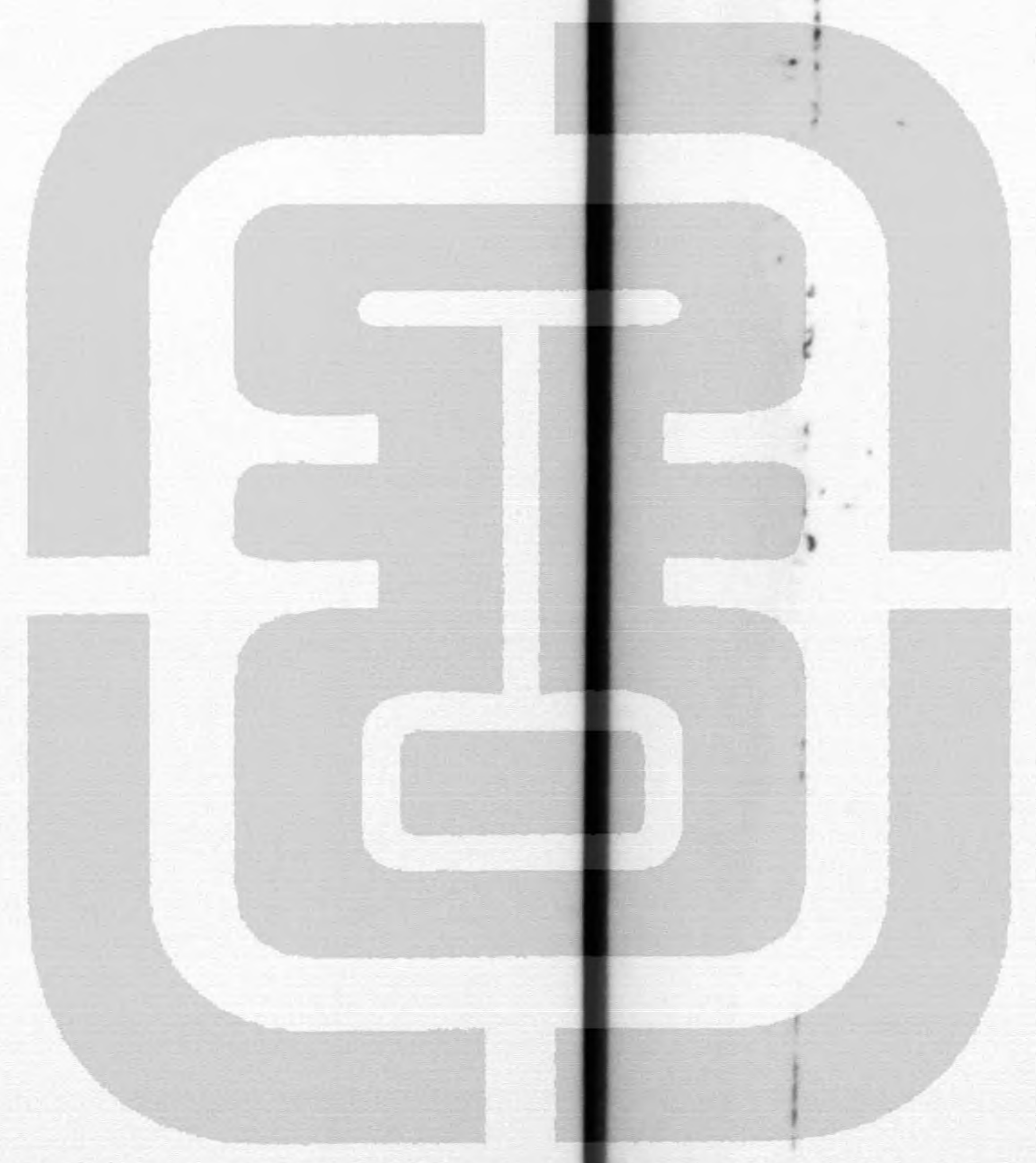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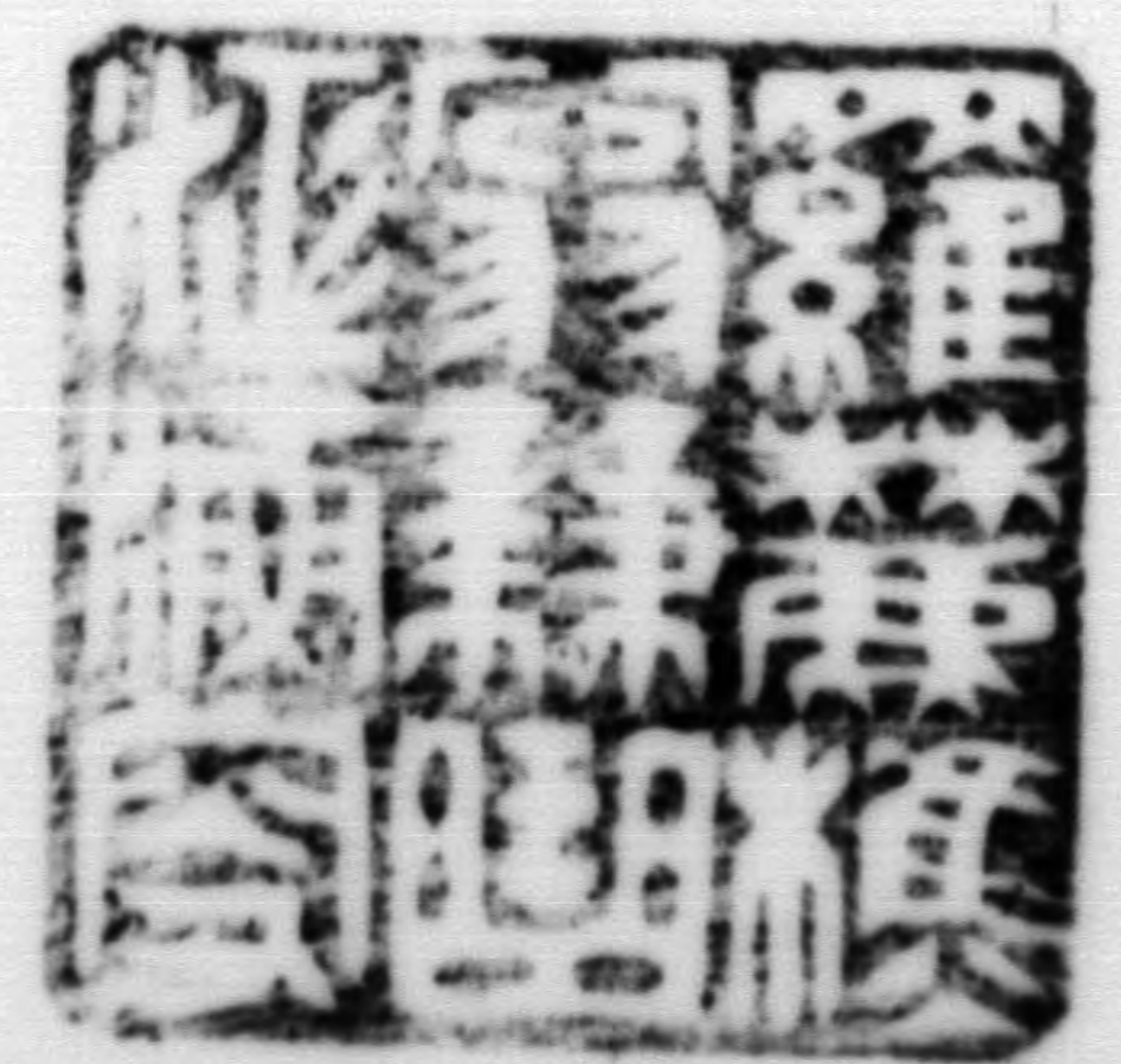
尚如是此孔子所以謂必也臨事而
懼好謀而成者也蓋皆循循焉砥行
飭躬之士豈與夫嗜色貪榮暴虎馮
河死而無悔者比乎惟師尚父時維
鷹揚最稱雄傑矣然敬義夾持凜然

祇慎入鳥取駕馭之方故自漢祖後
諸所稱將將者信多術矣然皆三代
以下之事三代而後之謏論也雖然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隆則從而隆焉
污則從而污焉暨於今制變而人心
不古矣則所以為馭將之方講求者
又烏容已哉長於駕馭而其事之不
可摘而數者則為之紀以示的而叙
其事於前得可遵失可鑒而其事之
可指而稱者則為揭其名而款疏之
以示警而繫於後而末復以經傳子
史論之有當於理而可為世訓戒者

附之蓋上下數千百載帝王之所以
創基績緒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銘鼎
勒彝與夫名卿詰士之焦慮勞思圖
回體量凡可以善將將之方而佐古
人行事之未備者舉於是焉粲然萃
矣

主上方隆唐虞之德四海同風五兵
不試家詩書而戶絃誦誠無事於用
武然憂治危明無虞致戒熊羆之士
不貳心之臣固自昔帝王之所必蓄
備以保乂王家者也則是編也又烏
容少哉烏容少哉

萬曆歲丁亥臘之八日



尚已若司馬兵法敷陳揖讓之風
孫子十三篇叙述攻取之計冠雄
雞而佩牛犢者蓋家誦而人習之
然以此任將兵可也而以語帝王
深拱九重折衝萬里道固有進焉

蓋古者廟堂與疆場同方介冑與
簪纓互飾然同心一德之求非所
以一切叔季也而命將出師道始
多術彼其時值多艱人惟適用可
作鄴侯何須孝已操縱駕馭或失
其宜則有始而赤心既而携志而
恭順之節不終者亦有才不能展

志不克施而建豎之勛不就者甚
有信而見疑忠而蒙詬而貞純之
志不白者臣有時而負君君亦有
時而負臣皆起于知人不明而處
之非其道也春秋而下日事戰爭

戰國以還益多詐力如鷹如虎可
伏可颺至于秦漢之際而智勇困

矣高祖神謀獨運顛倒豪傑莫知
端倪俛首抑心惟其所用故以淮
陰之多智而深為嘆服曰不善將
兵而善將將蓋不自知其入于帝
之樊中而今始悟也雖然其于采

微江漢之致遐哉邈矣聖王遣將
跪而推轂曰聞以內寡人制之聞
以外將軍制之及其凱旋獻捷君
嘉其勞臣忘其力勳名相保與國
同休後世機械既多猜嫌易起其
有幸際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然
而帶礪常新終始苗裔者豈不難
哉此亦勢之使然若江河之不可
挽者故嘗謂英主之將將以術勝
善也聖主之將將以心孚善之善
也先生是編統論起自漢高節取
上追虞帝而終之以六經史傳愈

進愈古其欲挽機智權力之觴而
登之舞階釣渭之俎乎而其意微
矣先生講學明道闡發聖真為近
世儒宗而出其土苴時建勛業粵
西滇南口碑且與銅柱同標而又
以其未盡之蘊著經武淵源一書

以明用師之道不出吾儒之仁義
先生之將兵可想見矣是編之作
所以動人主拊髀之思者真足以
置座右而勤乙夜之觀則先生之
輔聖主以將將又可想見矣先聖
之言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

事者必有文備先生其庶幾哉人
言先生文武為憲而傷于讒口不
得盡展其生平嗚呼今日出之島
天驕之幕時聞匪茹仰塵

廟謨

聖主方撥羅巖穴夢想舊臣安知
先生之終不用也而此書一出將
將者取衷焉則又何必先生用而
後為用也時

萬曆丙申菊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奉

勅巡視福建海道兼理邊儲按察

司副使前翰林院庶吉士吏兵二
科都給事中侍

經筵年家晚生長洲張鼎思頓首
拜書

將將紀目錄

帝紀

漢高帝

漢武帝

唐高祖

宋太祖

右一卷至九卷

御將得可
為法

虞帝

一條 夏王仲康

一條



商王成湯

一條 周武王

一條

周宣王

五條 齊桓公

一條

晉文公

二條 秦穆公

二條

楚莊公

一條 晉景公

三條

晉悼公

六條 齊景公

一條

吳王闔廬

一條 越王勾踐

一條

楚惠王

一條 魏文侯

三條

韓昭侯

一條 秦武王

一條

齊威王

二條 魏惠王

一條

秦昭王

一條 燕昭王

二條

趙孝成王

二條 秦王始皇

一條

楚懷王

一條 漢景帝

二條

漢宣帝

一條 漢元帝

一條

漢章帝

二條 漢和帝

一條

魏王曹操

二條 漢昭烈

一條

吳長沙桓王孫策

一條 吳大帝孫權

一條

魏文帝

一條 司馬景王師

一條

司馬文王昭

一條 晉武帝

一條

燕王慕容垂 一條 宋高祖劉裕 三條

涼王張重華 一條 北魏帝大武 三條

宋明帝 一條 北魏帝 一條

梁武帝 一條 北魏胡太后 一條

梁元帝 一條 周大祖宇文泰 二條

齊神武高歡 二條 北齊安德王高延宗 二條

周高祖 二條 隋文帝 一條

隋煬帝 二條 唐武后 一條

唐高宗 五條 唐德宗 四條

唐肅宗 一條 唐憲宗 三條

唐武宗 二條 梁王朱全忠 一條

吳王楊行密 一條 吳越王錢傳瓘 一條

唐莊宗 二條 周世宗 一條

宋太宗 一條 宋真宗 一條

宋仁宗 三條 宋光宗 一條

右十卷至十五卷

御將夫可為鑿

楚武王 一條 魯隱公 一條

衛懿公 一條 楚成王 一條

鄭文公 一條 晉靈帝 一條

晉景帝 一條 楚平王 一條

楚昭王 一條 楚惠王 一條

齊威王 一條 趙孝成王 二條

秦昭王 二條 魏安釐王 二條

楚考烈王 一條 齊閔王 一條

齊襄王 一條 鄭桓公 一條

燕惠王 一條 趙悼襄王 一條

趙王遷 一條 漢高帝 三條

漢文帝 一條 漢和帝 一條

魏王曹操 一條 漢昭烈 一條

吳主皓 一條 晉武帝 二條

晉元帝 一條 燕王慕容皝 一條

秦王符堅 一條 秦王姚興 二條

涼王呂光 一條 秦王符登 一條

燕王慕容寶 一條 宋高祖劉裕 一條

宋文帝

二條

北齊東昏侯

一條

北魏靜帝

一條

唐玄宗

三條

唐肅宗

二條

唐德宗

二條

唐憲宗

一條

唐穆宗

二條

唐懿宗

一條

唐僖宗

三條

唐昭宗

一條

晉王李克用

一條

梁王朱友貞

四條

唐莊宗李存勗

四條

唐清泰帝

一條

漢隱帝

一條

唐主

三條

蜀主

一條

宋英宗

一條

宋神宗

一條

宋欽宗

四條

康王

一條

宋高宗

八條

宋孝宗

二條

金主

一條

宋理宗

一條

右十六卷至二十一卷

論將

易經

四條

書經

一條

禮記

一條

論語

一條

六韜

七條管子

三條

孫子

九條武子

七條

吳子

七條荀子

二條

三畧

八條司馬法

一條

尉繚子

八條淮南子

七條

揚子

二條文中子

一條

李衛公兵法

三條令尹子文

一條

里克

一條趙盾

一條

晉樂王鮒

一條伍參

一條

張侯

一條叔孫豹

一條

蔡聲子

一條孔子

一條

文種

一條申包胥

一條

子思

一條魯仲連

一條

季子

一條鄭同

一條

晁錯

一條路思令元右民即

一條

袁翻北魏廷尉少卿

一條陸贄

五條

杜牧

一條宋太祖

一條

宋太宗

一條錢若水宋太宗時二條

范仲淹 一條 歐陽脩 二條

富弼 一條 蘇洵 一條

張方平 一條 劉敞 一條

蘇軾 一條 蘇轍以上俱宋仁宗時 一條

李綱 一條 岳飛俱宋高宗時 一條

朱熹宋孝宗時 一條

右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

將將紀目錄終

豫章 李材孟誠甫 著

門人徐即登獻和

海陵 陳應芳元振 梓

帝紀

漢高帝

高祖沛豐邑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天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

吏為泗水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者自
度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止眾飲夜皆解縱之

曰公等各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

十餘人不以道亡罪徒而乃解縱與之俱亡路

不復顧私如此此有識者所以高祖嘗被酒夜

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

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

蛇蛇分為兩秦往無迎於此

高帝最不以勇力聞矣猶尚如是

徑開行數里醉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步

姬夜哭人問姬何哭姬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

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姬為不

誠欲苦之姬因忽不見後人至告高祖高祖乃

心獨喜自負諸從者亦日畏之是時陳涉等起

斬至陳而王號曰張楚諸郡縣多殺長吏以應

涉沛令恐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

為秦吏今欲背之帥子弟恐不聽願君召

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以劫眾乃令樊噲

將守已

召高祖高祖之眾時已數百人矣於是樊噲從
 高祖來沛令後悔恐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
 曹恐踰城保高祖高祖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
 老為陳利害父老乃帥子弟共殺沛令開門迎
 高祖請為沛令高祖曰天下方擾今置將不善
 一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子兄
 弟此大事願更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
 事不就盡讓高祖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

者今在當貴且沛公旗幟尚赤以所殺蛇白帝子所殺

赤帝子故也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
 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以應諸侯張良時亦聚

少年得百餘人欲往從景駒道遇沛公遂屬焉
 沛公以為廐將良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

之良為佗人言不省與沛公言輒契良曰沛公
 殆天授故遂從不去時時從侍帷幄為謀臣然

未嘗命特將子房智矣縱橫變化出將入相何
之特將惟令侍帷幄畫策為謀臣子房豈不懷
知兵者乎此高帝所以為知人善任使也

王之遣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
 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
 秦之殺項梁奮願與沛公俱往懷王諸老将曰
 項羽為人慄悍猾賊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已
 拔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
 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
 父兄往無侵暴宜可下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
 大長者可遣乃不許羽而遣沛公西畧地收陳

項羽入咸陽燒秦宮室帷帳狗馬

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沛公
 欲有天下耶將為富家翁耶願急還灞上無留
 宮中張良亦曰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
 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
 此所謂助桀為虐沛公用其言乃還軍灞上

之豪最末易擺脫者貨色之豔宮庫充物此同
 秦之所以亡也貪財好色無如沛公矣一受樊
 噲言播然易慮還軍灞上以待諸侯而悉召諸
 王本清源庶幾近三王之舉動矣

縣父老豪傑諭之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與

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
 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
 秦法諸吏民皆案堵如故秦民大喜爭持牛酒
 勞軍士沛公又讓不受秦民益喜惟恐沛公不
 為秦王三代之兵何以若時雨則以能布德除
 殘拯民於水火之中也秦父老苦秦苛
惡何異金炭漢祖乃能於入關日首為除豁簡
 節疎日與之更始諸吏民皆案堵若故及持牛
 酒勞又讓不受此秦民所以歸心也與或說沛公曰
 不是過矣此秦民所以歸心也與
 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聞項羽號章邯為雍王

王關中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

項羽至關關門閉不得入項羽大怒使黥布等
 攻破函谷關進至戲饗士卒期旦日擊沛公軍

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新豐鴻門沛
 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在灞上范增說項羽曰沛
 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
 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
 龍成五采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羽季父也
 素善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

事欲引與俱去良請入具言之沛公沛公大驚
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之不敢叛也於是項
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羽且曰沛
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
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項羽許諾沛公旦日從
百餘騎來見項羽鴻門項羽因留沛公與飲范
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羽默不
應范增則使項莊入為壽壽畢請以劍舞於是
張良意常存沛公增曰事急隱謀今者項莊拔劍
即帶劍擁盾入軍門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披
帷立瞋目視項羽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羽按
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
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噲立而飲之項羽曰
壯士復能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
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
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
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

有所近還軍灞上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如此
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
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項羽未有以
應曰坐樊噲從良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
噲出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柰何樊噲曰
如今人方為刀俎我方為魚肉何辭為沛公則
置車騎脫身獨騎從驪山下道芒碭間行趣灞
上留張良使謝羽於是羽自立為西楚霸王分
天下王諸將欲以也王沛公惡願約又業居之
凡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
都南鄭而三分關中地立章邯為雍上都廢立
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以
距塞漢路漢王怒欲攻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
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
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眾弗如百戰百敗不
死何為夫能誅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眾之上
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

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

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此養民以致賢人古未有

也盡屈群策定三秦推搗楚以有天下蓋四

年之基業定於此一語矣此蕭何之功所以

為第韓信者淮陰人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

項梁之渡淮仗劍從之居麾下無所知名梁敗

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羽羽不用乃亡

歸漢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一至南鄭諸將

及士卒歌謳思東歸多道亡信以何等已數言

王王不謂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

一二日何來謁王王且怒且喜罵曰若亡何也

何曰臣不敢亡也追亡者耳王曰若所追者誰

耶何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

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

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東

向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王曰吾亦欲東

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東能用信即

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

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
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
呼小兒此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
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
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
教寡人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
下豈非項王耶王曰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
為於此項王暗亞孰能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請
語煦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
封者印剗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
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
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又遷逐義帝
江南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強
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
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
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

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
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秦父兄怨此
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
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
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
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
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
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
信後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非信不

齊戒品築壇場而行拜將之禮此誠千古希闕
事也知人必如何乃無秦與王之佐重將必如
高祖乃丁稱命世之君後之為將者誠無信討
即有亦則則初陽武人陳平事魏王咎於臨

濟為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後事
項羽賜爵為卿殷王反楚項羽使平擊降之還
拜為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項
王怒將誅定殷將吏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
歸項王而挺身問行杖劍亡渡河歸漢王於脩
武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賜食遣罷就

舍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于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

是日即拜平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

同載反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古王之

立賢無方釣渭耕莘蓋其上者鼓腹吹篪夫非亡命之輩在人主之所用之耳陳平處時平雖

非金石資而際難動信者尤難而漢祖乃愈益幸

者心難衆口而難動信者尤難而漢祖乃愈益幸

平不以難衆口而難動信者尤難而漢祖乃愈益幸

長盡底蘊而幸此功於漢也

南度平陰律至口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

曰周聞順德者言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

成故曰名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

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

宜率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

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于是漢王

行至洛陽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高帝之興所

豪傑之儔然大率皆智謀之士知東向以爭天下而不知仗義執言正名以行師之木也所謂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讐也尚定以未後羽之仰况義帝為天下共主所計也高祖乃放殺之乎惟此義一明而後項羽少負名高祖乃放殺之乎惟此義一明而後項羽少負

雖未分而興亡之大數已著於此矣此雖以子房之明見不及也若當公者豈非西漢之功臣哉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

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

之殺義帝者楚王自齊還擊漢軍于沮水漢兵敗漢王還走至下邑下馬踞鞍問曰吾欲捐關

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泉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

此兩人可急使而漢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別遣使往彭越魏王豹

之反使韓信特將擊之因舉燕并齊趙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酈食其往說魏王豹豹弗應乃

還報命王問魏大將誰也曰栢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歇曰是秦將

馮無擇子也雖賢安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

技之以計而索其情曰王孰有道將孰有能此最用兵之上務也既知其效於

前事矣韓信復曰魏得無用周叔為大將乎可見一國之中未必無人顧其主不知之耳舍周叔而用栢直吾知其韓信亦問酈生魏得無用無能為也其亡宜矣

周叔為大將乎曰栢直也遂進兵擊虜豹因北

擊趙破之因壁趙魏取燕齊項王圍漢王成皋

漢王急獨與滕公載而出成皋至門北渡河宿

小脩武傳舍乃晨自稱漢使者馳入趙壁信耳

尚未起即其卧内奪其甲符麾召諸將易置之

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既奪兩人軍即

令張耳盾行守趙也韓信相國使收趙兵未

發者擊濟軍士有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歛轉送其家四

方歸心焉下戈未定之初而處存恤戰亡之士與入關之始除秦苛法與民約法

北與漢戰滎陽京索間楚騎來眾漢王擇軍中

可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漢

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眾不信願得

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乃拜灌嬰為中大大令

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騎兵擊楚騎於滎陽

東大破之行伍中未嘗無人必甲之從軍豈伊

使楚騎銳甚矣卒以摧挫不得過滎陽而西則

舉此兩人之力也古稱明王之時將帥必怒於

也九江王已諾歸漢而楚使者至在九江舍傳

舍方急責布發兵何乃直入坐使者上曰九江

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何因說布使

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曰如使者

殺十二月九江王至漢王方据先足召布

入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就舍帳御飲食從官

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漢豪之輩非折辱

富貴之其心不慙未有不滿其欲而可得其心

者也九江王之未一則與漢並時王一則背楚

而歸謂有大功於漢觀望之高甚矣而漢王方

踞洗見之此殊出於意外既已折辱之不堪甚

矣退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却又皆如漢王居此

也於是乃使人入九江收散兵得數千人以歸

漢漢益九江王兵與俱屯成皋距楚韓信已定

臨淄東追齊王項王使龍且救齊信擊殺之虜

齊王廣悉定齊地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

反復之國也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發書大怒
 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為王張
 良陳平躡漢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
 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漢王亦悟遂復罵
 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春二
 月遣張良操印立信為齊王而徵其兵擊楚漢
 王間語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對曰項
 王骨鯁之臣獨亞夫鍾離昧龍且周殷革不過
 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指數萬斤金行反問問其
 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思信讒必內和言
 漢因舉兵攻之破楚必矣漢王曰善乃出黃金
 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

櫛髮數米者
農圃之等錙

稱珠較者商賈之謀所謂進退求財利惟以得
利為是不復計濟事就功也英王之見豈如是
乎楚間可行則天下皆漢之所為深忌而項未遽
一范增而能用固高帝之所為深忌而項未遽
致亡也高帝蓋籌之審矣任人則不復疑人計
功則不復計利惟不問出入此陳平所以得恣
所為而謀也項羽既敗走固陵漢王與齊王信魏
 相國越期會擊楚軍信越不至楚復擊漢軍敗
 之漢王入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柰何良

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
 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
 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
 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
 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以王彭越從陳以東
 傳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
 出指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

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草昧之秋

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春正月改立信

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高祖之忌信也深矣其

封日夜爭不決上在雒陽南宮從複道上望見

諸將往往坐沙中語上曰此何為張良曰陛下

爭守已

卷一

十五

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良
 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
 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
 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畏陛下
 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
 反耳上乃憂曰為之柰何良曰上自度平生最
 所憎為群臣共知誰最甚者上曰無如雍齒我
 為其功多故不忍殺之良曰今獨有急先封雍
 齒以示之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乃置酒封雍
 齒為什方侯而急趨丞相定功行封群臣罷酒
 乃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計為者一
 功者辭報之典與其急計為以行
 而可須賞諸將士皆百戰之家豈如處子嬰兒
 乎此子房所以為未純也陳豨反周昌奏常山
 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其守尉上曰守尉
 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
 趙壯士可將者昌白見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能
 為將乎四人者皆慙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為將
 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

將將已

卷一

十一

功哉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

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高帝

真撥亂反正之才有懷携朕叛之畧周昌之諫誅守尉也則曰是力不足亡罪其誰不歸心及見不可恃者四人則封各千戶曰以慰趙子弟其誰不鼓勇世固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也非英主其誰能之此謀知陳豨將皆故賈人曰

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誘之豨將多降

者遂敗滅帝置酒洛陽南宮大宴問群臣曰徹

侯諸將毋得怠朕皆亡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

一羽之所... 夫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

使人攻城畧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

不然有功者害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

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

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

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

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人者皆人傑吾能用之

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

此所以為我禽也好問則裕自用則小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此

千古理亂成敗之機括也韓信所稱大王勇悍
 仁強孰與項王漢王曰弗如也信拜曰惟信亦
 以為大王弗如也乃漢王竟以任人得之而
 王以不能任人失之故揚子曰漢屈辱策群策
 者興屈於人者崩天苟故焉諒矣
 群臣皆悅

服齊人婁敬戎隴過洛陽脫輓輅衣羊裘因虞
 將軍求見上上召見問之婁敬曰陛下都洛陽

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
 下與周異周積德累仁以數百年陛下起豐沛

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皋間大戰七

下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

中原不可勝數哭江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

欲比隆於成康時臣竊以為不祥也夫與人鬪

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也今陛下案秦之

故地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上以問張

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

用武之國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

巴蜀之饒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

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

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

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上即日車駕徙

都長安

定為大計機石轉圓惟喜是從不道疏

而獻其表也詢謀既協即日駕遷長安勇矣據

祖亦有開中之規而匡義乃執在德之戒而兩

主立國形勢規模竟於此分強弱焉可無鑒乎

上征韓王信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欲擊之使

人往覘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

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

往使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參矜之所長今臣

先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祈兵以爭利

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遂械繫敬廣武帝先

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圍帝于

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秘

計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

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主亦

有神靈單于察之冒頓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

兵不來亦疑之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

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傳兩矢外鄉

從解角直出還至廣武召劉敬赦之曰吾不用

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者十輩矣乃封

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建信侯高帝亡秦成

已復戰韓彭越黥布眼孔中豈復有凶奴哉何

意乃有月頓大風之歌說者謂安不忘危其官

亦悔心之萌也故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故其官

韓信黥彭有一人在吾豈憂匈奴乎重困既解

帝轉國風並其所以為茅土之錫雖上嘗從家與

淮陰侯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信以次對如

指上曰如我度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能將兵

多益善何為為我禽曰陛下不能將兵

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然陛下

乃天授非人力也韓信有治兵之才非毫無

乃曰臣多多而益善耳夫多多益善創豪氣不除

天授非人力也更道得不得是與用之乃

男門

乃

豫章李材孟誠甫著

門人徐即登獻和

長洲張鼎思春甫 博

帝紀

漢文帝

孝文皇帝名恒高祖中子也母薄姬高祖十一年既已破陳豨定代乃封子恒為代王都中都代王立十四年而高后崩呂祿呂產居南北軍

欲為亂危劉氏列侯群臣莫自堅其命太尉勃
不得主兵乃令酈寄給說呂祿以兵屬太尉計
未決太尉至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
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已入軍門乃下令曰為劉
氏左袒為呂氏右袒軍中皆左袒然尚有南軍
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使佐太尉擊斬呂產於未
央宮廷中還報太尉遂捕斬呂祿分部收諸呂
無少長皆斬之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非真
孝惠子也高皇帝子在者代王最長且賢太后

家又謹言乃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以問左右

武等對曰漢大臣皆故時將習兵多詐今又
噉血京師此特以計迎大王為名耳願大王且
稱疾毋往以觀變中尉宋昌進曰群臣之議非
也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
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
所謂磐石之宗也服其彊二矣除秦苛政約法
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
之嚴立諸呂為王擅權專制然太尉以一節入

北軍一呼皆左袒平諸呂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方今高帝子獨大王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欲迎立大王願大王勿疑也計猶豫未定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為言昭還報曰信矣母可疑者代王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從詣長安至渭橋群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答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

言王曰九月己酉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

即天子位是夕入未央宮拜宋昌為衛將軍

鎮撫南北軍

人制其賊害劉氏也深矣則兵柄之制於呂氏也
何大尉不得入此軍雖敷天有左袒之心於劉氏
何社稷之衛一以杜專恣之萌頓機權歸之
於上真英主撥亂之
權制馭之大器也
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

亥謁高廟徙右丞相平為左丞相太尉勃為右

丞相大將相灌嬰為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

皆復與之壬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后于代

益封太尉勃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
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
東牟侯劉興居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
為陽信侯賜金千斤已施德惠天下填撫諸侯
四夷皆洽驩乃脩從代來功古博天命在德五
天之命而不為私也誅諸呂定劉氏比於代來
護輝功誠難同日而語帝既易置十幼國次示
旌別乃悉增戶賜金已復布德惠天下故詔曰
撫諸侯四夷驩洽乃脩從來之功乞矣
方大臣誅諸呂迎朕朕狐疑唯中尉宋昌勸進
朕以得保奉宗廟其封昌為壯武侯諸侯官六

人皆九卿匈奴自高祖時結和親帝即位復備
好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帝幸
甘泉下詔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無侵害邊境
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衆居
河南地非常故往來近塞捕殺吏卒毆侵上郡
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盜甚驚
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
遣丞相潁陰侯灌嬰將擊之右賢王追出塞幸
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帝故群臣舉

功行賞會濟北王反上乃歸罷丞相擊胡兵其
明年單于遺漢書咎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
王不請聽計與漢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昆弟
之親今以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
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已滅夷月氏諸
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以定願寢兵休士養
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未得皇帝之意故
使郎中係虜淺奉書請獻橐駝一騎馬二駕二
馬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
破月氏來勝未可與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
也和親便上乃報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
大單于無恙使係虜淺遺朕書願寢兵休士除
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
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
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
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
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
得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

各一比踈一黃具帶一黃金犀毗一繡十疋錦
二十疋赤緋綠繒各四十疋使中大夫謁者令
肩遺單于後項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
單于帝復遣宗女翁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
人中行說傳翁主說不欲彊使之說曰必我也
為漢患者說既至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
好漢繒絮食物說說之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
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今單
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

漢矣又教單于左右踈記以計識其人衆畜
遺漢書尺印封皆令廣長大倨驚十四年匈奴
老上單于率騎十四萬人朝那蕭關殺北地都
尉虜人畜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田中宮
候騎至雍甘泉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
將軍發車千乘騎卒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
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甯侯魏遼為北地
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屯三郡上親勞
軍勒兵申教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群臣諫不

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

文帝不但有寬仁之度亦無有英霸之器

防胡每出親勞且為之申嚴戒令而優賞以鼓舞之憤不能平必躬致討卒迫於太后之慈乃

以委屬彼其與虜交幣和親蓋真有父母之心嘉惠元元之意也宣其英雄之本願哉

是以東賜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內史

樂布皆為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

月餘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

歲入邊殺畧人民甚眾漢患之迺復使使遺匈奴

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書曰皇帝敬問匈奴

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即中

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云

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

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母離臣主相安俱無

暴虐今聞漂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

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

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

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

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

單于俱由此道順天保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

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
 北地寒殺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蘖金帛綿絮
 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
 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
 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
 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
 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
 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
 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

朕釋迺虜民單于母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

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

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文帝真有其與匈奴書萬

然有民胞物與之量所謂和親之後漢過不先
 益真以信字之以誠感之也備文和親自是不
 得已而制戎之策然在文帝處心與高帝南粵
 之和親異矣不但非宋事所得而倫也南粵

王佗自高帝時稱臣奉貢至高后時禁粵關市

鐵器佗乃發憤自尊號為南武帝發兵攻長沙

邊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會暑濕士卒大

疲兵不能踰嶺陀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

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
制與中國侔帝既立務以德鎮撫天下迺為佗
親冢在真定屬邑歲時奉祀召其從弟尊官厚
賜寵之以陸賈先帝時使粵召賈為太中大夫
謁者一人為副使使之賜佗璽書曰皇帝謹問
南粵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側室之子棄外奉
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
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
疾日進不衰以故詩暴乎治諸呂為變故亂法
不能獨制迺取佗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
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
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
此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
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
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
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
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
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

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能擅
 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
 足以為富服嶺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
 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
 而不讓仁者不忍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
 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
 毋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
 十衣遣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陸賈至南
 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職貢
 下令國中曰兩雄不並立漢皇帝賢天子自今
 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為書稱蠻夷大長老夫
 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
 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
 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
 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
 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

文帝不諱剛室之子故尉陀亦輪故忱不隱故
 粵之吏遂去帝制佗首獻琛稱藩以帝之明席
 漢隆權力以答轉運胡尚無不足况粵乎而直
 為罷兩將軍置父母守家戶而遣使諷諭之要

以武德鎮撫而無取於爭奪為也所謂必多傷
良將更寡人之妻狐人之子得一亡十朕不忍
為也固帝之肝腸語也犁庭掃穴以視謹北面
漢武秦皇固帝之所羞而不忍為也

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
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
聞陸賈還報文帝大悅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
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歲
餘匈奴復絕和親率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
雲中所殺畧甚衆烽火通於甘泉以中大夫令
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
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令沿邊各堅守以備胡
又置三將軍軍長安河內太守周亞夫次細柳
宗正劉禮次灞上祝茲侯徐厲次棘門上自勞
軍至灞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俱送迎已
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方弩持滿
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
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
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持節詔將
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

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
 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
 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
 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
 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灞上棘門軍若
 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于亞夫可得而
 犯刑稱善者父之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

漢兵亦罷乃拜周亞夫為中尉

曲當市理之欵如西向讓

想之所不到粹然當之泛然應之

上臣奚必易世即細柳便為叢

唐者趙人父徙代以孝著為郎署長事文帝帝

犖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唐具以實

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言趙

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

在鉅鹿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

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也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

官帥將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

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廼拊髀曰嗟呼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復出召唐讓曰父衆辱我獨亡間處虜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印上以胡寇為意適卒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造將也跪而推轂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選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僭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嚮賓客軍吏舍人

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
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
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
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
吏奉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
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
吏削其爵罰謫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
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唐
寺為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

唐申后嘉得震以威怒馮唐作言而卒今其
說治魏尚差級既感悟而即日赦出復其官皆
器若轉圜斷如迎刃無毫髮繫文馬姑未論事
理之當即其少近世情不甚中天
則者亦洵然非九家之所及矣李廣者成紀

人匈奴入蕭關以良家子從軍擊胡拔臂善射
獲首虜為多上乃拜廣為郎常侍騎從射獵格
殺猛獸上嘆曰惜廣生不逢辰假令當高祖世
萬戶侯豈足道哉後元六年帝疾革成太子曰
脫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

其難知人則哲惟帝
其難知人於順
事主亦稍亢非文帝其誰容之况從而知之乎

願命之際直以屬諸子焉以再安鼎社是文帝
 誠知亞夫而亞夫亦不負文帝知也至論李廣
 謂假令生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然廣竟不
 伏則廣自有以取之累帝知人非帝知人之過
 也及七國反景帝乃拜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
 將軍往擊吳楚聽守便宜卒以破楚滅吳再安
 宗社文帝於是乎為知人矣

門人弘校

漢書卷之三

豫 李材孟誠甫 著

門人徐即登獻和

毘陵 吳之鵬汝南 梓

帝紀

漢武帝

孝武皇帝名徹景帝中子也生四歲立為膠東
 王母王夫人初燕王臧荼孫女曰臧兒嫁王仲
 生男信及兩女仲死嫁田氏生蚡文帝時臧兒

長女為金王孫婦生兩女卜之皆貴滅兒乃奪
金氏婦內之太子宮定生徹及景帝即位長公
主嫖欲以女嫁太子不許乃以予徹王夫人許
之由是長公主日譽王夫人而美徹帝亦自賢
之其後卒廢太子立徹為皇太子而王夫人為
皇后景帝崩太子即皇帝位改元建元是為孝
武皇帝帝生而美果有大畧承文景恭儉之餘
府庫充實憤武威積弛不振慨然有總覽英豪
鞭撻四夷之志有薦李廣者名將也召人為未
亭尉呵止之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
不得夜行何故也廣竟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
遼西殺太守敗韓將軍上召拜李廣右北平太
守廣因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
謝上報曰將軍國之爪牙司馬法曰登車不式
遭喪不服故怒刑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
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懾乎鄰國夫報忿除害
損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洗

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帥師東轅弭節

白檀以臨北平盛秋武帝急於作戰之氣故

之擅殺不誅之且降璽書致褒許而俾其帥師

東轅以臨北平盛秋益加惠邊防鼓舞將帥如

匈奴避不入右北平界號曰漢之飛將軍六年

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其議大行王恢燕人也

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

倍約不如勿許發兵擊之韓安國曰匈奴遷徙

鳥舉難得而制自古不屬為人今漢行數千

里與爭利人馬罷之虜以全制其敵危道也

如和親群臣多附安國議上乃許和親元光二

年廡門馬邑豪聶壹因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

信邊可誘以利伏兵襲擊之必破之道也上以

問公卿王恢曰臣聞全代之時北有疆胡之敵

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

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

一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

竊以為擊之便韓安國曰昔高皇帝嘗圍於平

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
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傷天下之公故
遣劉敬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且臣聞之用兵
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
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今將卷甲
輕舉深入長毆從行則逼脅衡行則由絕疾則
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
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
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
之退吾選泉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
險阻以為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
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從
恢議夏六月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
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
軍大行王恢為將軍大中大夫李息為材
官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
約單于入馬邑縱兵陰使聶壹為間亡入匈奴
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

得單于愛信以為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
囚縣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
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
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
者怪之乃攻亭得鴈門尉史欲殺之尉史乃告
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
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
兵追至塞度弗及乃皆罷兵王恢主別從代出
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亦不敢出上怒恢恢
曰始約為入馬邑城今臣擊單于接而臣擊其輜
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
敵祇取辱固知還而斬然陛下士三萬人於
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
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
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讎也上朝太
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
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
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

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

馬邑之舉蓋王恢僥倖之功而帝以喜功之心

輕率聽之和親幾何時豈有幸匈奴之親信邊而可談詐讓以為利者乎兵發至三十萬情勢難聽矣而又不設制帥無盡一深遠之謀併得窺見間隙空行空返祇為騷費亦豈計之得手王恢誠首事韓安國之言不在耳乎帝恢聞於是乎斷之左矣蓋信與謀兩失之矣

乃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

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衛青者本平陽侯家奴

嘗有鉗徒相其當侯者青曰奴得無答罵足矣

安得封侯事乎會青姊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

幸帝召青為車騎將軍監侍中已子夫為夫人而青

為大中大夫帝察其才氣可將乃拜青為車騎

將軍將騎出上谷擊匈奴斬首虜數百賜爵關

內侯六年春匈奴入上谷殺畧吏民上復遣青

出上谷騎將軍敖出代輕車將軍賀出雲中驍

騎將軍廣出鴈門青至龍城獲首虜七百廣敖

失師而還帝乃下詔曰間者匈奴數寇邊故遣

將撫師因遭虜方入將吏新會未輯代郡將軍

敖鴈門將軍廣所任不肖校尉又背義妄行棄

軍用兵之法不動不教者將率之過教令明不

盡力者吏士之過也將軍而下廷尉既理正之矣而又加法士卒非仁聖之心朕不忍其放厲

門代郡軍士不循法者將帥者三軍司命將不知兵以率與敵此險師

徒者所以從來罪將不罪師也三令五申而不率者則將罪之罪坐率債事失機而等國者則

君罪之罪也將卒並坐不但非仁聖之教廣心蓋古無此例也而帝又從而申之免矣

至俱下吏贖為庶人益青封三千八百戶為長

平侯屠鈞版築皆有將相之才燕遠堂高何出

人為非妙事何由近御帝雖善知人何自而

武重賞有勇夫此英家王元朔五

三青復將二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左內史

李沮太僕公孫賀代相李蔡皆屬出朔方太行

李息岍頭侯張次公出右北平匈奴右賢王當

青等謂漢兵未得至飲酒醉青兵夜至圍之右

賢王驚起走獨與其愛妾及騎數百潰圍去追

之弗能得得其裨王十餘人眾男女萬五千餘

牛畜數十百萬引還天子悅使使持大將軍印

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

歸仍益封八千七百戶而封青子伉子不疑子

登皆為列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霧軍大捷青子皆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之非臣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伉三人不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封公孫敖為今騎侯韓說為龍頤侯公孫賀為南窳侯李蔡為樂安侯李朔為陟軹侯趙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李沮李息

及豆如意中即將縮皆爵關內侯武帝雖繼體之君其雄畧

蓋謂創之手漢廷若故匈奴若故到武帝時禮

舟封侯器可胸及六年夏四月青復將六將軍出

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

信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信故胡小王及敗

遂聽誘降匈奴建以故盡亡其衆脫身自歸議

即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

當斬以明將軍之威軍正閔長史安曰不然兵

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

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

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
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
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
不敢自擅誅於境外而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
於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民皆曰
善遂因建詣行在所上亦寬之贖為庶人

覆沒大夫當誅然脫身獨歸趨死可憫周霸之
所論者法也閔安之所議者情也夫將軍以尊
寵而不敢擅誅境外而其歸天子天子自裁
之則蔚然禮讓之風忠篤之守也何以為貴臣
出疆分關者之戒矣武帝雖嚴失律之罰而
於此亦念處情法寬建之死而贖為庶人免矣

霍去病者平陽縣吏霍仲孺之子給事平陽侯
家與衛青姊少兒通而生去病年十八為侍中
善騎射再從大將軍與輕勇八百騎直棄大軍
數百里赴利斬獲首虜過當上壯之以千五百
戶封去病為冠軍侯去病侯三歲為剽騎將軍
將萬騎出隴西有功諸宿將將士馬兵亦不
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恃此敢深入常與壯騎
先其大軍未嘗困絕去病由此日貴與大將軍
等矣其後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降漢李息會

城河上馳以聞上恐其詐而襲邊乃命去病將
輕兵往迎之既度河與渾邪衆相望而渾邪裨
王將以下軍乃多欲不降者頗遁去去病即馳
入渾邪王軍與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而獨
遣渾邪王乘傳詣行在盡將其衆度河降者數
萬人號稱十萬上嘉去病功乃以千七百戶益
其封而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繇役
分處降者於邊因其故俗為屬國明年上與諸
將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
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令太
將軍剽騎將軍各將五萬騎步兵轉踵軍數十
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剽騎青軍入塞凡
斬首虜萬九千級去病軍無裨將乃以李敢等
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斬補
功已多既還上曰剽騎將軍去病躬將所獲橐
駝之士約輕齎絕大幕涉獲單于章渠以誅北
車者轉擊左大將雙獲旗鼓歷度難侯濟于盧
封狼居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執訊獲醜七萬

四百四十三級卓行殊遠不絕復以五千八百

戶益封之仍置大司馬位大將軍剽騎將軍並

為大司馬秩祿與大將軍等平陽侯胥史僮僕

一衛青突起已奇矣而又續以霍嫫姚雄力果

敢又有過青將輩允之士約輕齋絕大幕封

居胥禪於姑衍執訊獲醜至踰七萬何其功

偉乎帝乃為之特置大司馬位俾秩祿與大將

軍等稱功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

叙賞宜矣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万畧何如耳不至學

古兵法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臣無

以家為也上以此益重愛之兵法者無他人情

法所得尤倍將有別才半由天授如衛青霍去

病豈從故紙中鑽研得乎此去病所以敢云顧

方畧何如不至學古兵法也句奴未成何以家

為更是有吞胡之志此帝所以尤為愛重初東越

王餘善請以卒八千人從擊呂嘉既至揭陽乃

以海風波為解而陰使使通南越漢已破番禺

東越兵尚不至楊僕上言請乘兵勝便引擊東

越上以士勞倦未之許餘善聞乃遂反發兵距

漢道自稱為武帝號其將軍駟力等為吞漢將

軍入白沙武林梅嶺殺漢三校尉上復欲使楊

僕將為其伐前勞乃以書責之曰將軍之功獨
 有先破石門尋陘非有斬將搃旗之實也烏足
 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以
 為獲是一過也使建德呂嘉得以東越為援是
 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將軍不念其勤勞而請
 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
 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是四過也問君
 刃刀價而陽不知挾偽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
 三關池明日又不對假令將一之吏問之不對

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在外江海之間可

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以掩過不使

不如使過遣將不如激將古有是語然以為非
 心腹情素之委也而世王每每用之場侯者蓋
 常請乘勝便擊越矣即不激寧不盡死而帝必
 歷疏其短讀棟之茂矣雖僕失之請越破不使
 雖謂得制御術矣然堂所僕惶恐叩頭願盡死
 謂推赤心置人腹中者乎

上乃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

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以

越侯為戈舡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以擊東越

元封元年冬十月漢兵入東越境東越業發兵

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樓舡將軍率錢塘轉
終古斬徇北將軍故越衍侯吳陽懼以其邑七
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越建武侯敖與繇王居
股乃共殺餘善以其衆降元光五年初王恢之
討東越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越南越食蒙以
蜀枸醬蒙問得所從來乃上書說曰南越王黃
屋左蠹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今
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
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舡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

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所屬之饒通夜郎道而
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中郎將將千人食重
萬餘人從巴蜀印符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
厚賜之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
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絕不能有也
乃且聽蒙約還報上以為捷為郡發巴蜀卒治
道自犍道指牂牁江作者數萬人士卒多物故
有逃亡者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
上聞之使司馬相如詰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

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是時印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對以印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于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及副使王然于等乘傳因已蜀吏幣物以賂西夷印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

都尉十餘縣屬蜀天子大說元狩三年秋上將討昆明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習水戰初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深靡莫皆同姓相倚未肯聽上乃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是時漢滅平西南夷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其後朝

漢書

卷三

十三

劉昫

鮮王攻殺遼東都尉廼募天下死罪遣樓舡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往擊朝鮮又遣將軍郭

昌中即將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

真如江河惟上所和用之不匱姑就將才論武帝北伐則有長平冠軍南征則有樓舡下類西

南則有張騫唐蒙郭昌衛廣群策畢出四至成

功以物拓無前之疆理而又不得失之誅於

揚僕雖有功亦尚免為夏朝鮮斬其王右渠降

庶人於初法亦幾免矣以其地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樓船將軍楊

僕坐失亡多免為庶民上以南越未服成伏其

卒惟西蠻北夷頗未輯睦乃下詔曰朕將巡邊

重躬秉武節其置十二部將軍行自雲陽北歷

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

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

遣使者詣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于漢北闕

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

苦久亡匿幕北瘠寒之地為

高帝有平城之困

文帝時烽火通于井泉降心抑氣交幣和親漢

之所處匈奴者亦不拆其矣然蕭關那地上

谷雲中鋒鏑時未絕警也此帝之所積憤願

比死者一雪也既誠越百遂躬御戎節可云

歷上郡出長城之北登單于之臺號召匈奴

劫就死而虜竟警不敢回闕偉矣如武帝者其

窮蹟誠有忝先德然以振國威滌垢恥於中季
世亦所不可少者至於今千七百年虜必稱中
國人為漢人蓋彼僅知漢耳則武帝之威稜有以惜之也
匈奴龍馬絕遠不

敢出沒四年大司馬大將軍青薨名臣文武欲

盡帝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

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

夫泛駕之馬跡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郡察吏

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以聞

之問雖感際必有隱伏造化之作於蚩蠢衆間
有奇才治人致馬首不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
謂世無所弛異等士可手飲上所以搜攬駕馭
之者何如耳

摺怒野有遺伏者其心一也不然事何由

李陵者廣之子帝以其善騎射慷慨有父風使

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

不見虜還拜為騎都尉使將勇敢數千人教射

酒泉張掖以備胡貳師之出酒泉上欲使陵為

將輒重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皆荆楚

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

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

上曰將惡相屬和吾發軍多無騎子女陵對無

所事騎臣頭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
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
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為陵後距奏言
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與俱
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
禽也書奏上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
詔博德吾欲于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
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鈎營之道詔陵以九月
發出遮虜鄣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土徘徊觀
虜即亡所見從促對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
休士因騎置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陵於是
將其卒五千人出居延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
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
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
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
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虜見漢軍少直
前就營陵搏戰千弩俱發應弦而倒單于大驚
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合攻陵陵且戰且引南

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
 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單于使其子
 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
 連弩射單于單于走然匈奴騎日多戰一日數
 十合虜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
 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單于大喜即
 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陵居
 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下如雨漢軍南行未
 至平地十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士尚三千餘人
 車輜而持之皆後陵獨步出營止左右毋
 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
 矣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歎曰復得數
 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
 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韓延年戰死陵曰無
 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十餘
 人陵敗處去塞僅百餘里邊遽以聞上欲陵死
 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曰無死喪色後聞
 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

陵又之上悔陵無後繼曰陵當發出塞坐詔彊

弩都尉令迎軍得令老將生姦詐迺遣使勞賜

陵餘軍得脫者李陵不肯為貳師屬博德老將

將所以必揆情俾制置得所也此帝之失也

無後難口北步兵與騎五而當一以五千步卒

欲徑漢謂單于少十萬衆乎其數不勝矣而後

人無難拔即俾勝何能自還必敗之道也此陵

之失也乃曰更得數十矢足脫敢謂即與之

百天不能脫也武帝真留意是事注情將領者

今聞敗至召相也其母妻父之有悔則悔遣老將

生各而遣其勞賜其卒之得還者惜脫矣貳

師者宛之屬也漢使西域者還言宛有善馬在

其城匿弗與漢使天子乃使壯士車令等待金

馬往請之宛王與其群臣謀弗與馬并擊殺漢

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拜李夫人尤廣利為貳

師將軍發數萬人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

號貳師將軍貳師率軍西出既過鹽水經過諸

小國各城守不給食去北至郁城士至者不過

數千人皆饑罷反為郁城所敗貳師乃與李哆

等計曰此郁城不能舉况至其王都乎乃引兵

還至燉煌上書言狀願且罷兵益發兵乃復往

貳師恐因留燉煌時公卿咸願罷宛軍專力胡
天子謂業出兵攻宛宛小國不能下則大夏之
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為外國嘆乃案言
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而赦囚徒發惡少年及
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
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佗以萬數齎糧兵弩甚
設宛城無井汲城外流水復募遣水工徙其城
下水空以穴其城又拜習馬者兩人為執驅校
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於是貳師後行兵多所
至小國莫不迎出給食兵行至宛者可三萬人
宛兵迎擊漢漢兵射却之宛兵走入保城貳師
乃決其水源移之宛固已憂困相與謀曰王母
寡實匿善馬殺漢使今獨有殺王而出善馬漢
兵宜解宛貴人皆以為然乃共殺王持其頭遣
使詣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
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救且
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計之何從貳師
與其副趙弟等熟計許之宛乃盡出其馬令漢

自擇而多出食食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疋
中馬以下牝牡三十餘疋而立宛貴人之故時
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與盟而罷兵還至京
師人馬千餘疋其後行軍原非乏食戰死者亦
不多而將吏貪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
衆天子以為萬里而伐不錄其過乃下詔封廣
利為海西侯趙弟為新時侯上官傑為少府軍
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
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士卒

直四萬載不能成功非勇不能圖大非天
自斷誰敢履險執咎
遠之域經涉之艱
行之期於必濟不以取笑
勇矣暨還後復累其小過而後賞
心輕也
以
區區以
易數百匹馬哉要以揚鉤弋夫人之
日
子弗陵年數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
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與父之欲以大臣輔之
察群臣唯奉軺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
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
光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

上曰君未諳前畫意... 光頃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
人不如光以此使匈奴輕漢矣帝卒用光受遺命
輔少主天下想聞其風采用兵尚有可徵之畧
有可見之才至舉天下之重委之一人俾其輔
少上行周公之事則非獨辯慧幹辦所可當也
武帝到此乃獨簡信一詳重之霍光為大率以
氣定品高又不得專屬才使也卒也撫立宣計
安社稷不負所委若帝明於任人尤長於鼓舞
武帝者有知人哉
駕馭而不愛高爵重賞以故人畏其威嚴亦樂
為之效死大將軍者最貴矣尊寵無與比而帝
據厠見之至如汲黯則不冠不見也奇李廣之
才勇惜其老且數奇弗令當金日磾本降虜引
置腹心卒無負察霍光於武衛侍伍中付以天
下之重皆度越尋常之見為世主不及故史稱
如武帝之雄才大畧使能不改文景之恭儉雖
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男 人 盧 弘 顏 校